

略谈龙江剧的载歌载舞

■ 刘云秋

当我们走进剧场,当我们为戏中悦耳的音乐唱腔和优美的舞蹈身段所陶醉,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之鼓掌欢呼。无论京剧、评剧、黄梅戏都离不开载歌载舞,黑土地上的龙江剧更是如此。

龙江剧是在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、拉场戏的基础上创建的。二人转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歌舞表演,而拉场戏则是在二人转一旦一丑、载歌载舞的基础上,吸收、借鉴在当地流行的京、评、梆子戏曲剧种及各种民间艺术而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,有了自己独特的身段动作,如:秧歌步、腕子花、扇子花、手绢花等。龙江剧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表现它得益于母体的营养,建立了新的表演程式,载歌载舞是龙江剧的一个重要的表演形式。龙江剧代表人物白淑贤在《荒唐宝玉》中饰演的贾宝玉,她用了东北秧歌、民间舞、霹雳舞等多种艺术形式,表演形式,充分表现出宝玉的天真、无拘无束、渴望自由的秉性。在第二场元妃省亲与伶人交往中,学起了二人转中的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。白淑贤在舞台上大扭东北秧歌、大唱二人转调子,真可谓大大地“荒唐”了一番。

龙江剧载歌载舞离不开音乐和锣鼓。戏曲表演是建立在音乐节奏的基础上的,不能离开音乐而存在。没有音乐,戏曲也就不成其为戏曲了。首先,戏曲的“曲”是要唱的,歌唱是戏曲的主要表现手段之一。第二,戏曲的其他表演手段——做,包括舞、念、打都富有强烈的音乐感。这种乐感一方面是它本身,例如道白,戏曲道白的文字本身就是很讲究节奏和音韵的。那抑扬顿挫,轻重缓急之中就包含着一种音乐感。另一方面是音乐伴奏制造的。例如,龙江剧折子戏《挂画》中,演员在挂画的时候,往往有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。每一个动作的始末与演奏的乐句之间,是配合得很好的,至于用锣鼓把道白和动作的节奏打出来,那音乐感就更强烈了。节奏鲜明是音乐化的重要标志。

运用锣鼓加强演员的表演,是戏曲音乐区别于其它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,歌剧和舞剧虽然也有伴奏音乐,但一般不用锣鼓,不像戏曲这样用锣鼓贯穿整个表演,高度发挥锣鼓的作用。在戏曲乐队中,司鼓就是指挥。戏曲演唱的伴奏,往往要用鼓板把曲子的重拍打出来,使其节奏(板眼)更加鲜明。在道白和动作中,锣鼓不仅能加强节奏感,还能通过轻重缓急的节奏变化,把人物的内心情绪强烈地烘托出来,渲染或改变整个舞台的气氛。所以说利用锣鼓节奏来烘托人物情绪,制造环境气氛,是十分重要的艺术手段。当然,锣鼓一定要运用得恰当。正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指出的那样:“戏场锣鼓,筋节所关。当敲不敲,不当敲而敲与宜重而轻,宜轻反重者,均足令戏文减价。”

“载歌载舞”还有一个“舞”的问题。戏曲中的舞,不光是指某个场面中穿插的一些舞蹈。如龙

江剧折子戏《霸王别姬》中虞姬的剑舞。举手投足都是舞蹈化的,舞蹈化是戏曲表演的又一特点。所谓舞蹈化,有两个特征:一是动作有鲜明的节奏感,使人感到其中蕴涵着一种和谐的动律。二是十分注意外形的美感,如前面所说的戏曲动作节奏是非常鲜明的,一举一动不是伴着音乐的旋律就是紧扣着锣鼓的节奏。有时锣鼓没打出来,演员心里也要有那么个节奏感。可以说,演员是在台上踩着锣鼓点儿走路的。角色“亮相”,是戏曲动作节奏鲜明的一个突出表现。所谓“亮相”,就是角色第一次上场时,或一节舞蹈、武打完毕后使形体有如一座雕像,突出地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。“亮相”必须亮在点子造成节奏的鲜明对比,戏曲对于形体动作的美感是十分讲究的,那一套优美的身段,如:卧鱼、虎跳、鹞子翻身、乌龙绞柱,每个动作都讲究方圆结合,刚柔相济,有雕塑感。这些身段来自生活,但又不是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照搬,而是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,经过提炼、夸张、美化了的。也就是舞蹈化的动作。

这里需阐明一个问题,戏曲中的音乐唱腔和舞蹈身段,一般都有一定的程式。所谓程式,就是表现一定内容的规范性的艺术形式。先看音乐,戏曲的唱腔,曲牌,锣鼓都有程式,什么样的唱腔,曲牌,锣鼓怎样构成,适合在什么地方表达什么情绪气氛,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唱腔的程式化是我国古代诗、词、曲以声填词的继续,讲究套数。这是它与歌剧音乐的又一主要区别。龙江剧的曲调比较高亢,适于表现开朗激昂的情绪。

舞蹈身段一般也有程式,手有手法、步有步法,什么身段用什么地方表现什么内容,它们的形式怎样,都有一定的规矩尺度。例如:舞台上开门关门,上楼下楼,上船下船,乘车坐轿都有程式。表现夜行小路的“走边”,表现骑马奔驰的“趟马”,表示出征前将帅整盔束甲的“起霸”,都是成套的程式。对翎子、帽翅、髯口、水袖、扇子、拂尘等道具的使用,也都是有程式的。拿水袖来说,有翻、垂、拂、抓、掩、扬等等形式,一般翻袖表示激动,垂袖表示惊恐,震怒,抓袖表示急切,以袖掩面表示羞愧、悲啼,舞袖表示欢欣、喜悦,扬袖表示奔走,躲藏等等。而龙江剧的舞既延续了程式化的东西,又自成一家,例如白淑贤在《双锁山》中扮演的刘金定,热情、豪放、充满激情,又有些任性。白淑贤在表演这个人物时,分了几步骤,用了几组程式,出场“亮相”既有武术的“小弹腿”、京剧的“打地双掏翎”,又有二人转的“抖肩”,向高君保自我介绍时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,扭得美,扭得俏。把刘金定刻画成地地道道的东北大姑娘,所以龙江剧的载歌载舞不拘泥于旧形式,突破形式,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